

第二十二本
世家
陳丞相
絳侯
梁孝王
五宗
三王

史記評林

茅坤曰陳丞相學問本陰符中所得甚精故能以致功名又曰通篇以奇計二字作案

許應元曰太史公下其嫂嫉平數句蓋先為其無盜嫂事地也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卷之五十六

蕭田柯維熊校正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

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牖今為東昏

縣屬陳留○索隱曰徐廣云陽武屬魏而地理志屬河南郡蓋後陽武分屬梁國耳徐又云戶牖今為東昏縣屬陳留與漢書地理志同按是秦時戶牖鄉屬陽武至漢以戶牖為東昏縣隸陳留郡也

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東昏縣衛地故陽武之戶牖鄉也括地志云東昏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九里

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

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

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

曰亦食糠覈耳徐廣曰覈音挾駟案子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統京師

史記卷之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

昏中統柯王

田中統本

核中統柯王

茅坤曰今人略處太史公獨詳如是許應元曰而夫輒死非必已歸也

謂龐眉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遂其婦而奔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耻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索隱曰按負是婦人老宿張負既稱富人或恐是丈夫爾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索隱曰高誘註戰國策云負背郭居也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索隱曰一作所乘安車與載運之車軌轍或別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

軌說軌殿柯王本同

社汪校及中統作如

王整曰述負戒孫縷縷皆歷情實許應元曰兄已逐婦而負言事嫂亦槩言禮當如是耳

王整曰平策自割肉起

劉展翁曰平已前謝其兄伯往事魏此語本不足書用

為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貨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誠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兄伯已逐其婦此嫂疑後娶也平既娶張氏女齋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索隱曰庫上里社者據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云惟斯庫里古陽武之牖鄉陳平由此社宰遂相高祖也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漢書音義曰謝從少年語其兄往事魏

已中統初王作以

見古人文字原委
處然終平之傳不
復見戶牖曲逆于
伯何与共

凌約言曰解衣裸
身以釋船人疑以
平水遇漢時一奇
計也

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說魏王不聽。
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
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
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
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
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鎰。
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
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為後裸而佐眼目。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
行杖劍亡。渡河，舩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
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

中統作溢

中統本裸作裸
下裸身來与此
同作裸

無中統作死

四庫考證云案漢書作盡
謹与索隱所據本異

而佐刺舩。舩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

徐廣曰：伏後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案。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索隱曰：漢書張敞與朱邑書云：陳平須魏

情而後進。子孟康云：即無知也。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

中涓。徐廣曰：亦曰涓人。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

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

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

曰：為都尉。是日乃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

諸將盡謹。索隱曰：謹，謹也。音懼。又音喧。漢書作皆怨。曰：大王一日得楚

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

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

王韋曰始言伯逐其婦繼言事嫂如母盜嫂之說何自來哉絳侯灌嬰等所聞未必非妄太史公並載之用意深矣

劉辰翁曰此語亦今人所不敢道

茅坤曰只此二句了當陳平一生

西復中統作復

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於

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

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

非所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

楚不中文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

平受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友

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

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

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

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

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

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

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

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

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應前封金与印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

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

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

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

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

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

史記卷五十一 廉彭世家

四

嫂中統作復

王維禎曰當其受金即頑鈍无耻者耳

劉辰翁曰平言高帝恣侮人不能及廉節之士語意謂項王諸臣招之不可独有間耳且廉節之士一為人所疑即潔身而走故可間廉節語精余有丁曰楚既有

榮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如淳曰猶無廉隅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思信讒必內相誅

廉節士万斤金何從行乎項王非能得真士彼小廉詭飾見大利則走耳一奇

二奇

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漢書音義曰草粗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食馮煖以草具如淳云藁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榮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

三奇

劉辰翁曰此女子軍害甚正要重夜

四奇

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暗接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榮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為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謂躡漢王足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為齊王，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

中統本作子

臧殿中統柯

茅坤曰：委曲盡陳平所以疑難高帝之旨，總入雲夢一策。胡廣曰：昔者明王五載一巡，待令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故刑一人天下服。其罪賞一人，天下勸。其賢韓信未有逆節，漢祖不能斟酌古典，卒用陳平計一朝繫信而生諸侯之疑。一二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柏人陳稀反，代地黥布盧縮之徒，悉以叛。漢豈非偽遊雲夢之計，致之欤？使後世天子不敢議朝覲，皆自此始。

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偽游雲夢。索隱曰：蘇林云：正義曰：陳今第且也。小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陳州為楚西界也。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

劉辰翁曰隨以行謂即日行使其不測

按君而先生其臣者見此凌約言曰陳平能不肯魏無知寧忍負高帝哉高帝因贊之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然則其卒

耳。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漢書音義曰。反縛兩手。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為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

能以功名終也。有以夫

六奇 黃震曰此使單于闕氏即張儀愚鄭袖之故智也何奇之云使平早計而帝无寤乎城雖不奇猶奇矣

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蘇林曰闕氏音焉支如漢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桓譚新論或云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祕。世莫得而聞也。此以工妙踔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及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陳平以往說闕氏。闕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闕氏日以遠。踈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闕氏婦女有妬。媼之性必憎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按漢書音義。應劭說此事。大旨與桓論略同。不知是應全取桓論。或別有所聞乎。今觀桓論。似本無端。高帝南過曲逆。地理志。縣屬中

中說柯王本有而字無以字

去去 中說作而去 增中說王本

諸 許林別本作說

史記卷五十五 陳丞相世家

七

柯王本

劉辰翁曰只曲逆戶數見劉項之消亡存者六之一耳可畏哉

楊慎曰凡六出奇計九六益封與蕭何嘉奉錢二益封二千戶同一書法

茅坤曰太史公總揭平六出奇計以其章著明之大者以予觀之平足智多謀無往非計也

山也。○索隱曰章帝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醜其名改云蒲陰也。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縮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

輒中後柯本

按行計漢書註謂于道中且計也

劉辰翁曰為壇以節召噲非詔語平所謂謀此易耳使上自誅之非平不能也。平不知帝弱而料事不失謂其遺憂于後者好事議論之口也

楊維禎曰或問陳平不奉詔斬噲蓋能以義制命者乎曰平不辨噲之詭願獻策馳傳載勅以斬噲豈知以義制命者耶其不斬

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勅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類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類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

本節作囚

字奇

傳嚴本作使

噲者以噲呂后弟
類之夫帝駕將晏
漢牝將鳴慮忤后
爾

劉辰翁曰因王陵
相乃傳陵又傳審
食其皆傳體當然
漢書析之徒使首
尾不全耳
揚維楨曰天下必
歸于漢而慄悍骨
賊天下之所共切
齒者也以宋義范
增董老于智數不
能決楚之可去而
漢之可歸而一老
婦人能決之王陵
之母是也然陵婦

漢不先為母地而
為籍所持既成又
付諸鼎鑊陵亦何
以有吾之膚髮哉
移其報母者報漢
卒從漢定天下為
漢相國太后欲王
諸呂陵獨持正論
于平勃依附之間
甘去相權謝病死
亦無負于漢矣無
負于漢是無負于
母矣然終天之痛
雖伊呂之功何益
哉君子曰謝病歎
孰愈謝母以成
茅坤曰陳平之所
以能脫呂類之誅
者必內結審食其
以為入于左腋之
人故也
許應元曰曰幸曰
侍曰居中曰因決

史記卷五十五

為郎中令。曰傳教孝惠。如淳曰傳相之傳也是後呂類讒乃

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國曹

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徐廣曰王陵以容

守豐上東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睢水中封

為雍侯高祖六年定食安國二十一年卒謚武侯

至玄孫孫坐陳平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

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

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

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

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

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

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

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

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

晚封為安國侯。安國侯既為右丞相。二歲。孝惠帝

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

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為帝太傅。實不

用。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

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

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孟康曰不

止宮中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

中。

也。

乃中後說欲

仇王本

評林別本
一作二

四庫考證云此說在使說便
據漢書注改

史記卷五十五

東漢書卷五十五

却

事太史公之意微矣

史記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九

黃震曰陳平與太尉勃卒誅諸呂然使諸呂謀逆者平阿意太后之過也縱火焚人之家而隨以撲滅其功耶罪耶

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類常以前陳平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類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類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為王。陳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徐廣曰。審食其初以舍人起。侍呂后。文帝三年死。子平代。代二十二年。景帝三年。坐謀反。國除。一本云。食其免後三歲。為淮南王所殺。文

茅坤曰。陳平讓絳侯。相右固黃老之遺也。

按有主者上漢書有各字

帝今其子平嗣侯。留川王反。辟陽近留川平降之。國除。孝文帝立。以為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

史記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九

揚維禎曰宰相于天下事無不知况于獄數係民命錢穀係國命廷尉內史其職主也而一歲生殺出納之數上計冢宰者獨可不知乎平所孝黃老術戰國之縱橫說爾其陳相賊于帝者平果能之否乎亦不過勦言以妄帝尔帝善其言而勃又慚其言而去遂專相以為德也君子晒之

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索隱曰蘇林與孟康同既古人所未了故並存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漢書音義曰頭數也君欲彊對邪於是

四庫考證簡侯恢案功臣表作悞

王維禎曰王諸呂始乃偽听本謀欲誅卒定漢難非黃老之術而何

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謚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一篇結案二十三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婿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

王鑿曰知謀二字
斷盡陳平一生

柯王本述贊連寫日所見五
本述贊第二行以後誤預格
保中徒作解
保身或作保述贊中文作
保文字不能畫一多此類重
刻宜審定

陳丞相世家第二
六〇史記五十六
右王本

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
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
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
者乎。

索隱述贊曰曲逆窮巷門多長者宰肉先均佐
喪後罷魏楚更用腹心難假棄印封金刺船露
傑間行歸漢委質麾下榮陽計全平城圍解推
陵讓勃哀多益寡應變合權克定宗社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六

終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卷之五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

徐廣曰卷縣在滎陽。索隱曰韋昭

云屬河南地理志亦然。然則後置滎陽郡而卷隸
焉。音丘。玄反。字林音丘。權反。正義曰括地志云

故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徙沛。勃以織薄

釋例地名云卷縣所理垣雍城也。曲為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索隱

方謂薄為曲。許慎註淮南云曲葦薄也。常為人吹

郭璞註方言云植懸曲柱也。音直。吏反。常為人吹

簫給喪事。如淳曰以樂喪家若俳優。瓚曰吹簫以

殯。猶今挽歌類也。材官引彊。漢書音義曰能引彊

也。索隱曰晉灼云申屠嘉為材官蹶張。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

殯當依中說。毛本作殯

楊慎曰叙戰功處
與曹參世家樊鄴

彊中流作強
下同

集解嗣案適漢書作敵
殿本知適下有集解中徒何
王毛本俱無案此疑是後人
校語

中統本地理志上衍在字

等列傳同一凡例
韓文公曹成王碑
叙戰功處本此
茅坤曰太史公叙
絳侯戰功古今絕
調

史記卷五十七

周勃世家

適漢書作敵

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却適攻豐。擊秦

軍。陽東。還軍留及蕭。復攻陽。破之。下下邑先登。賜

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索隱曰二縣名。地理志屬梁國。擊章邯車

騎殿。服虔曰略得殿兵也。如淳曰殿不進也。贊曰殿戰功曰多。周勃事中有此三品。與諸將俱計功。則曰殿最獨捷。則曰多多義見周禮。故此云擊章邯車騎殿。又云先至城下為定魏地。攻爰戚東緡。

多。又云攻槐里好時最是也。

以往。徐廣曰屬山陽。○索隱曰小顏音昏非也。地理志山陽有東緡縣音旻然則戶牖之為東緡音昏是屬陳留者音昏屬山陽者音旻也。○正義曰緡眉貧反括地志云東緡故城漢縣也在宛州金鄉縣界。至栗。正義曰括地志云栗屬沛郡也。取之。攻齧桑先登。索隱曰徐氏云在梁彭城間。擊秦軍阿下。破之。索隱曰謂東阿之下也。追至

濮陽。下甄城。攻都關。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山陽。定陶。襲取宛

胸。正義曰宛劬二音今曹州縣在州西四十七里。得單父令。正義曰善甫二音宋州縣也。夜襲取臨濟。攻張以前至卷。破之。漢書音義曰攻壽張。○索

隱曰地理志東郡壽張縣光武改曰壽張。

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

至城下為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後章邯破殺

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

一歲二月。索隱曰謂初起沛及還至碭。一本作武安。楚懷王封沛

公號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賁令。徐廣曰沛公號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賁令。沛公號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賁令。

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

二云句盾令。○索隱曰漢書云襄賁令賁音肥縣名屬東海徐廣又云句盾令所見本各別也。

四庫考證云良誤據漢書地理志改

按前至似與先登意近
按此傳凡三書為多字

士殿本訛上

史記卷五十七

知

四庫考證云鄉說縣今改
武關上統本

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正義曰緱音絕

河津正義曰即古平陰津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五十里擊趙賁軍尸北索隱曰賁音肥人姓名也尸即尸

關嶢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

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索隱曰或封號未必縣名也

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

正義曰括地志云懷德故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南四十三里攻槐里好時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

隱曰地理志二縣屬右扶風擊趙賁內史保於咸

陽最北攻漆索隱曰地理志漆縣在右扶風正義曰今幽州新平縣古漆縣也擊

章平姚印軍索隱曰印音五郎反平下將西定汧正義曰口肩反今隴州汧

閩本正義下郡潁陽分注
潁陽故城上亦有括地志云
四字柯王亦分注潁陽正義
在索隱後中統本索隱在
潁陽下

吳校宋板刪下槐里三字

源縣本漢還下郡潁陽正義曰郡音眉括地志云

潁陽屬左馮翊也圍章邯廢丘索隱曰地理志

懿王都之秦更名廢以高祖三年更名槐里而此

本都廢丘而二破西丞徐廣曰天水有西縣

亦據舊書之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擊盜巴軍破之如淳曰

攻上邽正義曰音圭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逆

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

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陽侯

共食鍾離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九江古鍾離子

國正義曰括地志云潁陰故城在陳

以評刊本

按馳道即御前之比也

州南頓縣西北鍾離故城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

燕王臧荼破之易下索隱曰茶如字讀易水名因以為縣在涿郡謂破茶軍於

易水之下言近水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易縣故

城在幽州歸義縣東南十五里燕桓侯所徙都臨

也易是所將卒當馳道為多索隱曰小顏以當高祖

秦之馳道故賈山傳云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

秦為馳道東窮燕齊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絳邑城

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戶正義曰絳縣在絳州曲沃縣南

二里或以為秦號絳侯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

信於代降下霍人索隱曰蕭該云左傳以偃陽子

作霍正義曰霍音瑣又音蘇寡反顏師古云音

山寡反按霍字當作後地理志云後人縣屬太原

郡括地志云後人故城在代州繁峙縣界漢

後人縣也按樊噲列傳作霍人其音亦同以前

至武泉徐廣曰屬雲中正義曰括地志云擊胡

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正義曰括地志

潞州銅鞮縣東十五里州西破之還降太原六城

六十五里在并州東南也正義曰并州縣從銅

鞮還并降六城也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

晉陽後擊韓信軍於浴石應劭曰浴音沙或曰地

座反正義曰按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

城正義曰地理志云在雁門郡因擊胡騎平城下

括地志云在并州崞縣界正義曰地理志云在雁門郡括

地志云朔州定襄本漢平城縣所將卒當馳道為

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

乘馬絺徐廣曰姓乘馬索隱反擊韓信陳豨趙利

日絺名也乘音始證反

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圉索隱曰圉守之名音

胡困因轉攻得雲中守邀索隱曰音速○正義曰

反勝州榆林縣東北丞相箕肆將勳徐廣曰箕一作

四十里秦雲中郡丞相箕肆將勳莫勳一作專一

作轉○索隱曰劉氏肆音如字包愷音以四反漢書勳亦作博字並誤耳定鴈門郡十

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索隱曰

縣名屬代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靈丘地理志斬豨得豨

故城在蔚州靈丘縣東十里漢縣也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

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

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

渾都徐廣曰在上谷○索隱曰施名也屠滅之也

屠名渾都○正義曰括地志云幽州昌平縣本漢渾都縣

云媯州懷戎縣東北復擊破綰軍沮陽徐廣曰在

有馬蘭溪水恐是也服虔曰沮音阻○索隱曰按地理志沮陽縣屬上

谷○正義曰括地志云上谷郡故城在媯州懷戎

縣東北百一十里燕上谷追至長城正義曰即馬

秦因不改漢為阻陽縣不作十二縣定上谷十一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

燕長城在媯州北今是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索隱曰

也謂總舉其從高祖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

攻戰克獲之數也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

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

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

王鏊曰載周勃每召諸生說士東鄉

今是下疑有脫文
中後柯王本作主縣

按此通前總最
戰功

王鏊曰載周勃每
召諸生說士東鄉

坐而責之趣為我語則云其推少文如以所謂論事之助也

按勃既定燕一句收勃佐高祖事業

而責之

如淳曰勃自東鄉坐責諸生說士不以賓主之禮

趣為我語其推

少文如此

贊曰令直言勿稱經書也韋昭曰推不撓曲直至如推○索隱曰大顏云俗謂

愚為鈍推音直追反今按推如字讀之謂勃召說士東向而坐責之云趣為我語其質朴之性以斯

推之其少勃既定燕而歸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

文皆如此

徐廣曰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

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

年始置太尉○正義曰下云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按孝惠六年高后八年崩是十年耳而功臣表及將相表云高后

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呂

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漢相國乘

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

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

互見法

皇帝其語在吕后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為右

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

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

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

相印上許之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

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

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

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

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

徐廣曰文帝四年時

下廷尉

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

茅坤曰史官須注
記此事方令後世
悲功臣而令无輕
辱

按侯之子亦稱
太子

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

李奇曰：吏所執簿，韋昭曰：牘版。○索隱曰：簿，即牘也。故魏志：秦必以簿擊頰，則亦簡牘之類也。

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

之。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娶。故獄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

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

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徐廣曰：提

應劭曰：陌，額絮也。如淳曰：太后恚怒，遭得左右物

提之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為冒絮。○

索隱曰：服虔云：綸絮也。提音弟，又音啼，非也。蕭該

音底，提者擲也。蕭音為得，恚者嗔也。遭者逢也。謂

太后嗔乃逢，冒絮因以提帝。陌音蠻，陌之曰絳侯

縮皇帝璽。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手將兵於

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

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

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

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

卒，謚為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如

淳曰：猶言不相合當也。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

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為條侯。徐廣曰：表皆作條，

音條。○索隱曰：地理志：條縣屬渤海郡。○正義曰：條

括地志云：故條城俗名南條城，在德州條縣南十

二里。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時，許

負相之。索隱曰：應劭云：負，河內溫人老嫗也。姚氏

按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為鳴雌亭侯，是知

懔 殿中統和玉作懔

中統本兩條
字皆作條

茅坤曰許負教言了當條侯一生

婦人亦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

有封邑索隱曰音柄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

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

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

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索隱曰從音子容反從理橫理此

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

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侯

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

將軍軍霸上正義曰廟紀云霸陵即霸上按霸陵城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

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正義曰孟康云秦時宮也括地志云棘門

年中徒作歲
記周何王本

在渭北十餘里秦王門名也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正義曰括地志云細柳倉在雍州咸陽縣西南二十里也

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

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

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索隱曰彀者張也天

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

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索隱曰六韜云

軍中之事不聞君命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

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

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

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

茅坤曰條侯兵法太史公撰事並古今絕景

霍韜曰後世武臣用兵文臣制之步趨稟命焉少有擅專即以矯制受戮

如繫驥足而責之馳是故兵日弱國日蹙以至於亡然

後知文帝之盛德非後世可企也或曰不幾於以臣抗君欤愚曰此用兵

之權宜也兵罷歸朝則固有君臣常禮矣然後益知漢之近古也張邦奇曰文帝承秦尊君卑臣之餘而能伸將士氣若此真善將將哉

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

應劭曰禮介者不拜○索隱曰應劭云左傳晉

郤克三肅使者而退杜預注肅若今禮鄭天子為

動改容式車

索隱曰軾者車前橫木若

使人稱謝

天子為

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

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檄巡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云吾者禦也掌執金吾以禦非常顏師古云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也

孝文且崩時誠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

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

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太尉秦官掌武元狩四年置

大將軍大司馬即今十二衛大將軍及兵部尚書也

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

楚兵剽輕

索隱曰漢書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為

亦聞疑而傳疑漢史得其實難與爭鋒願以梁委

也剽音七妙反輕讀從去聲難與爭鋒願以梁委

之兵不得過也亦有作餒音亦通

絕其糧道乃可

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

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

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

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

應

英

英

殿本脫官字

四庫考證云刊本表誤王據漢書改

又中作作元

劉辰翁曰以梁委之絕其糧道自是兩事妙在弃梁然難為梁甚宜然芑坤曰太史公叙用兵如善將本謀種種入手

糧中後和王

飢中夜驚

洪邁曰軍中夜驚之事漢史書之以為亞夫能持重按亞夫軍細柳時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文帝稱其不可得而犯今乃有軍中夜驚之事安在其能持重乎

侯等

索隱曰韓頹當也。○正義曰弓高滄州縣也。

絕吳楚兵後食道吳

兵乏糧饑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

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

吳奔壁東南陬

如淳曰陬隅也。○索隱曰音鄒又音子侯反。

太尉使備

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

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奔其軍

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

索隱曰地理志縣屬

會稽正義曰括地志云丹徒故城在潤州丹徒縣東南十八里漢丹徒縣也晉太康地志云吳王濞反走丹徒越人殺之於此城南徐州記云秦使

赭衣鑿其地因謂之丹徒鑿處今在故縣西北六里丹徒峴東南連亘盤紆屈曲有象龍形故秦鑿絕頂濶百餘步又夾坑龍首以毀其形坑之所在

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

頂崗王作頭

即今龍門湖悉成田也

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

正義曰越人即丹徒人越滅吳

凡相攻守

丹徒地屬楚秦滅楚後置三十六郡丹徒縣屬會稽郡故以丹徒為越人也

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

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

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

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

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

曰始南皮章武侯

贊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兄子章武侯太后弟廣國

先帝

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

主吳校改生
人主作人生疑亦是後人標
著正義本其文柯至本無日
字是也吳校剛之則所見舊
本無此文

董份曰細柳營亞
天為直將軍不侯
外戚亞夫為首宰
相
又曰元功侯之非
約六字三句

倪思曰亞夫言論
可稱非不知休者
也此五人侯後不
聞來者來者可盡
侯乎
王維慎曰不封王
信不封降如見條

主各以時行耳

索隱曰謂人主各當其時而行事不必一一相法也○正義曰人主

生

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

祖顧得侯

索隱曰許慎註淮南子云顧反也

吾甚恨之帝趣侯信

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

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

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

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

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

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

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

索隱曰功臣表唯徐盧封容城侯

亞

侯抗直不回而景
帝發怒所自也

劉辰翁曰不封王
信對是今尚席取
權則近暴主之失

六尚王本空三格

殿本有非字

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項之景帝居禁

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

韋昭曰大胾也音側

轉反謂

無切肉又不置櫓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

取櫓

應劭曰尚席主席者○索隱曰顧氏按輿服

書作箸箸者食所用也留侯云借前箸以籌之禮

謂箸為

景帝視而笑曰此不足君所乎

孟康曰設

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如淳曰非故不足

君之食具也偶失之○索隱曰言不設箸者此蓋

非我意於君有不足乎故如淳云非故不足君之

食具偶失之耳蓋當然也所以帝視而笑也若本
不為足當別有辭未必為之笑也孟康晉灼雖探
古人之情亦未必能得其實顧氏亦同孟氏之說
又引魏武賜荀彧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
虛器各記異說也

沈玄易

余有丁曰按置裁不置箸是景帝作意如此以規亞夫乃亞夫怒形于色故曰快快非少主臣此亞夫不善處危机也

殿本作夏官中統柯王單刻本作夏家此作夏者皆不可解

王整曰千古見之猶為氣塞其父子兩朝遭遇如此不可咎其不遜

四庫考證云小訛大檢漢書注此類師古語非顏游泰語作小顏為是今據改按小顏之說注中于其叔父索隱或見游泰之言不必

定改作小顏也

吳校剛有罪二字注同

按此有罪即蒙上文耐金也

劉辰翁曰反者貪富貴耳地下何富貴之有小人語取給類耳
王維禎曰太史公撰獄吏處多悲酸橫絕今古由坐附李陵幽囚之後故耳

景帝以目送之曰此快快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

條侯子為父買工官尚方徐廣曰一作西○索隱曰工官即尚方之工所

作物屬尚方故云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徐廣曰音披駟案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

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

盜買縣官器索隱曰縣官謂天子也所以謂國家為縣官者夏者王畿內縣即國都也

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也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索隱曰汙音烏

故書既聞上上下下吏吏簿責條侯如淳曰簿問責其情條侯

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不用女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

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索隱曰孟康如淳已備兩解大顏以孟說為得而姚察又別一解云帝

責此吏不得亞夫直辭以為不足任用故召亞夫別詣廷尉使責問召詣廷尉正義曰景

帝見條侯不對簿因責罵之曰吾不任用汝也故召詣廷尉使重推劾耳餘說皆非也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

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

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

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

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

為太子太傅坐耐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徐廣

曰諸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

句如有顛倒○索隱曰紀云坐耐金不善復去元

鼎五年有罪國除似重有罪故云顛倒而漢書云

為太子太傅坐耐金免官後有罪國除其文又錯

云中統本

沈女易

茅坤曰覽末句結案可見景帝之所以殺絳侯只為沮王信之封而景帝之始侯王信由梁王與太后以計中條侯也

按細柳軍威重也七國壁堅刃也足已不李言絳侯守節不遜言條侯終以窮困俱召致廷尉不得其死也

余有丁曰按亞夫不得其死此景帝之失太史公以守節不遜責之過矣

柯本述贊連寫

也按表坐免官至元鼎五年坐耐金應前許負相之一段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

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

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

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

而不學索隱曰亞夫自以已之智謀足而虛已守

節不遜索隱曰守節謂爭栗太子不封王信徐盧

終以窮困悲夫

索隱述贊曰絳侯佐漢質厚敦篤始擊碣東亦圍尸北所攻必取所討咸克陳豨伏誅臧荼破

觀細柳營及爭太子爭侯事俟有李術不比乃父之椎魯也

國事居送往推功伏德列侯就第太尉下獄繼相條侯紹封平曲惜哉賢將父子代辱

劉子翬曰周亞夫疆直自信當文帝而顯名遇景帝而殺身非有幸不幸其操術然

也方匈奴寇邊文帝遣亞夫屯細柳細柳在長安西當時非臨敵之地文帝以萬乘

臨之先過棘門霸上則軍中豈不預知哉萬弩持滿向帝先驅帝至又不得入既入

又禁馳驅此亞夫欲以軍威示文帝耳如穰苴之斬莊賈孫武之斬吳姬有意為之

也文帝因此重之亞夫之名遂顯後屢諫景帝帝怒下吏又不對竟殺之夫行已恭

事上敬此大臣之節也亞夫不知遵此姑以強直自信不移文帝寬仁故推成其美

景帝忌刻故陷于戮辱然則景帝之殺亞夫雖曰濫刑固有以招之矣

凌約言曰亞夫之為人太史公雖不明言然必倬直行者方其將屯細柳抵以備

胡且近在長安數十里間非若出臨邊塞與敵對壘有呼吸不可測知者何至天子

朴中後作模

忍嚴本

已卷五

列傳

三

元

勞軍不得入及持節詔之始開壁門又不
得馳驅而以軍禮見王旅萬騎乘輿黃屋
欲制命于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傲睨
帝尊習與性成故賜食不設箸即有不平
之意執匕非少主臣必已見于辭
氣間矣以是隕身其可惜也夫

絳侯周勃世家
卷之五十七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七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

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

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

為代王

為太原王

與韓魏攻趙襄子於

以勝為梁王

記誤耳

黃震曰按漢于諸
王不教以禮義而
乃大其封邑適所
以禍之

四庫全書
帝紀正義及唐書地理志

揖

四庫考證云脫陽字據唐書地理志增

二里外城中本漢之睢陽縣也漢文帝封子二歲武於大梁以其卑濕徙睢陽故改曰梁也

徙代王為淮陽王徐廣曰都陳正義曰即古陳國城也以代盡與

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

為孝王子登嗣立是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

二年卒子義立是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

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徐廣曰都清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清陽故城在貝

州清縣西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為淮陽

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為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

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

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

十一年矣索隱曰謂自文帝二年初封代後徙淮

梁為十一年也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

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

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

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

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

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文穎

曰地名索隱曰按左氏傳宣公二年宋華元戰于大棘杜預云在襄邑東南蓋即棘壁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

殺數萬人梁孝王城

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

黃震曰孝王既僭侈矣景帝復失言千秋萬歲後傳于王入則同輩出則同車卒之梁王賊殺袁盎等大臣幾至交逆者景帝之失也

睢中說睢

史記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 沈文易

中統本留作目前卷多

王懿曰叙孝王廣
多貴後歷歷如登

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
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漢書音義曰梁

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

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徐廣

曰在陳留圍縣駟案司馬彪曰圍有高陽亭也○索隱曰圍縣屬陳留高陽鄉名也註引司馬彪者

出續漢書郡國志也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

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索隱曰

也白虎通云苑所以東者何蓋以東方生物故也方三百餘里索隱曰蓋

實辭或者梁國封域之方○正義曰括地志云苑園在宋州宋城縣東南十里葛洪西京雜記云梁

孝王苑中有落後巖栖龍岫鴈池鶴洲鳧島諸宮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

孝王竹園也廣睢陽城七十里索隱曰蘇林云廣其徑

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為故所以樂家有睢陽曲蓋採其

遺音也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

里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駟案如淳曰在梁東北

隱曰如淳云在梁東北離宮所在者按今城東二

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址不甚高俗云平臺又一名脩竹苑西京雜記云有落猿巖

鳧洲鴈渚連亘七十餘里是也得賜天子旌旗出

從千乘萬騎索隱曰漢官儀曰天子法駕三十六

出也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趨入言警索隱曰漢

帝輦動稱警出殿則傳蹕出入清招延四方豪傑

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

三殿本王本作五

注按出入改止人吳云出亦有
蹕出蹕三字或有一差

按師古云警言戒
肅也

止人出說本

注中統本

紀中統作緝
邪殿中統作表

四庫考證云案關漢書作
關疑此誤
中統柯王作官宦

中統柯王作官宦

秘
殿本以衣中統以示

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

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索隱曰周禮有奇表之人鄭玄云奇表譎怪非常也奇音紀宜反邪音斜也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

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索隱曰如淳云巨亦大與大百萬同也韋昭云大百萬今萬萬

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鄧展曰但將駟馬往瓚曰稱乘輿駟馬則車馬皆往言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既朝上疏因

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

天子殿門。正義曰著竹略反籍謂名簿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與漢宦官無

袁中統詔表

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索隱曰袁盎道立子是有關涉之說於帝也一云關者隔也引事而關隔其說不得行也竇太后義

格。如淳曰妓閣不得下。索隱曰張晏云格止也服虔云格謂格閣不行蘇林音閣周成雜字妓閣也通俗文云高置立妓棚云妓閣字林音紀又音詭也亦遂不復言以梁王

為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

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

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按梁捕

按漢書屬下有謀字

議殿本

紀中統作緝

邪

表

令殿本作命

中統柯王本分注与殿本同

歸有光曰按安國傳因長公主謝太后事在前非為勝詭事疑世家誤也

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立豹。正義曰姓軒丘名豹也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漢書音義曰茅蘭孝王臣。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

冬柯王作又

梁國本作良

按良山即今梁山泊

輦矣。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索隱曰漢書作梁山，述征記云良山服虔云是此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梁山在鄆州壽張縣南三十五里，即獵處也。有獻牛足出背上。索隱曰張晏云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以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薨也。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謚曰孝王。索隱曰述征記碣有梁孝王之冢。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索隱曰長子買梁共王子

明濟川王子彭離濟東王子定山陽王子不識濟陰王

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

為帝加壹食梁孝王長子買為梁王是為共王子

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

不識為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

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

平王

梁平王襄十四年索隱曰襄漢書作讓母曰陳太后共王母

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太母也而平王之后

按平王共王之
子孝王之孫也

注校有書作者畫
畫評林別本

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

在時有壘樽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索隱曰

之象以直千金孝王誠後世善保壘樽無得以與

人任王后聞而欲得壘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

王有命無得以壘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

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壘樽

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

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

許慎措置措以為竿○索隱曰措音迤側格反漢書王陵

傳迫迤前隊皆作此字說文云迫竿也謂為門扇所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宮長及郎

迤王作迤

許慎下疑有
脫文
說王手節措實
也竹部聲迫也
是部迫迫也又
迤迤迤起也
宮殿本作官

張先生不知何人
索隱後序云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此書而無注義貞少從張與字張先生或即嘉會

具中統初王毛本作見○
按漢有見知故縱之律或當以見知為是

四庫考證云○城漢書作五
縣○城漢書作城九中統作餘

中尹霸等士通亂。正義曰張先生舊本有士字先大點其字中心今按懷宮長及郎中尹霸等是士人太后與通亂其義亦通矣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索隱曰韋昭云犴音岸按類犴反人姓名也反字或作友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

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為平王子。無傷立為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索隱曰地理志桓邑關孝

景中六年為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為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為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

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曰以是為好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喜之事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為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為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

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

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為今梁孝王怨望欲為不

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

令梁王為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

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

竇嬰之正言也。索隱曰竇嬰袁盎皆言如周家立子不合立弟何以有

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

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

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

中後柯王本褚先生曰接太史公贊然亦僭矣下以下皆頂格

命殿中老

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索隱曰：此說與晉世家不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故應鄉也。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呂氏春秋云：成王戲削桐葉為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又汲冢古文云：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所造也。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

按漢諸侯王朝見期法具此

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日。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

按漢諸侯王朝
見期法具此

按此當入孝王
傳

按楊慎云殷道
尚親二句出尚
書緯

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
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
故諸侯王當為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
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
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
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
尊尊，其義一也。索隱曰：殷人尚質，親親謂親其
祖之正體，故立其子尊其祖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為寄。景帝
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
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

中從本脫者字

立梁王為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
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
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
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
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
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
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
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為我當代父後，
即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
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

以中從說為

按言梁王止來
殺大臣文吏旁

盜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
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
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
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
聞其義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
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
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
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
索隱曰。謂梁國之郎是孝王
官屬某子。史失其姓名也。以此知而發覺之。
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

本以為謀反

茅坤曰。田叔燒梁
王反辭一節有古
大臣風

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
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為遣經術吏
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
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廐。正義曰
括地志
云漢霸昌廐在雍州萬
年縣東北三十八里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
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
也。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
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
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食氣平復。故曰。不通
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

廐毛本作廐

從中統欽從

柯王本述贊連寫

梁孝王世家。史記卷之五十八

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索隱述贊曰文帝少子徙封於梁太后鍾愛廣築睢陽旌旗警蹕勢擬天王功打吳楚討醜孫羊竇嬰正義袁盎劫傷漢窮梁獄冠蓋相望禍成驕子致此猖狂雖分五國卒亦不昌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八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索隱曰景帝子十四人一武帝餘十三人為王漢書謂之景十三王此名五宗者十三人為王其母五人同母者為宗也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

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閔子。索隱曰閔音遏漢書無于字程姬子

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

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索隱曰姁音况羽反兒姁夫人名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索隱曰漢書云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以孝景帝

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索隱曰史記五十九。右中統各

四庫考證云刊本同詠司合改

睿中統作春

黃震曰景帝十三王維河間最賢其李甚正雖當時士大夫亦鮮及之餘率驕恣自滅大率漢之封建非特城邑過制亦失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之意故適足以禍之耳

茅坤曰五宗世家並罪狀不足現覽

茅坤曰漢燔經後而河間獻王頗好六藝太史公不能傳其遺事可惜

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

漢名臣奏杜業奏曰

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眾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色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索隱曰問以五策按漢書詔策問三十餘事被服造次按小顏云被服言常居處其中造次謂所向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所行皆法於儒者

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

索隱曰漢書音云授謚頃音

傾

臨江哀王闕子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江

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

王蓋曰榮最長者而傳居二王後以其從太子廢後乃

宮中諫言

為王耳

故太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壻垣為宮

索隱曰服虔云

宮外之餘地顧野王云牆外行馬內田音人椽上反又音軟又音奴亂反壻垣壻外之短垣也

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

索隱曰祖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

云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遊故祀為祖神又崔浩云黃帝之子嫫祖好遠遊而死於道因為行神

亦不知其何據蓋見其謂之祖因為行神非也據帝系及本紀皆言累祖黃帝妃無為行神之由

也又聘禮云出祖釋較祭脯酒而已按今祭禮以較壤土為壇於道則用黃紙或用狗以其羝血豐

左輪○正義曰荆州圖副云漢臨江閔王榮始都江陵城坐侵廟壻地為宮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

折父老共流涕曰吾王不反矣既而為郢都所訊懼而縊死自此後北門存而不啓蓋為榮不以道

終也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郢都責訊王

較注較較下較字同中統翰下有也字

王維禎曰臨江罪宜貸值郢都刻深竟以死此梁孝王不死以遣經術大臣訊也

較注較剛

色評林別本作

朱翌曰景帝殺臨
江閔王燕數萬銜
土置塚上王莽掘
丁姬塚燕數千銜
土投穿中史書如
此非志怪也以言
禽獸哀憐之人不
如也

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
最長。次無後。正義曰顏師古云榮實最長而傳居
二王後者以其從太子廢後乃為王
也。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

右三國本主皆栗姬之子也

中經本右八國云皆預格下同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

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

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十六年

卒。子光代為王。初好音輿馬。晚節嗇。正義曰晚節
猶言末年時

嗇貪
恡也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索隱曰謚法好
更故舊曰易以孝景前二年用皇

傑作傑奢訛奢
右中經本

子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

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為江

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

奴大入漢為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

力。治宮觀。招四方豪傑。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

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

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為所并。即陰作兵

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

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蘇林曰淖音
泥淖。正義曰

淖女夜使人迎與姁服舍中。索隱曰淖音女。教反
淖姓也。齊有淖齒是

國本失寫正
義七字

廣殿本作逆按遠周書
謫法解無此文

為無所皆錄各本同按
漢書蘇林注但有為無
所省錄也句雖小類節文
然其意已明此注疑行無
所皆錄四字否則皆錄之
錄必誤也正義引類注言
不能視錄資財今本漢書
注作言不視資財也

故郭璞云各本同疑故字
有誤或有脫文

也漢書云建召易王所愛淖
姬等十人與姦服舍中也
及淮南事發治黨與

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

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

索隱曰漢書云建女弟徵臣為蓋侯
子婦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也事既聞漢公

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王服所犯

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索隱曰按廣周書謚
法云能優其德曰于以孝景前三年

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為膠西王端為人賊

戾又陰痿正義曰委危反
不能御婦人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

有愛幸少年為郎為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

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

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為滋甚有司再請削其

國去太半端心慍遂為無訾省蘇林曰為無所訾
錄無所省錄○正

義曰顏師古云訾財也省
視也言不能視錄貲財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

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

索隱曰謂不
置宿衛人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為

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

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索隱

曰究窮也故郭
璞云究謂窮盡疆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

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

中統本郡下有云字

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右三國本主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為趙王。十五年孝

景帝崩。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索隱曰刻

茅坤曰今諸王封及勢家往往有之

害深無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之辯。以傷中人。彭

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

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衣。自

行迎。除二千石舍。索隱曰謂彭祖自為二千石掃除其舍以迎之也多設

論毛本

四庫考證云五子漢書六十

者柯本作謂

四庫又云和說知據漢書注改中統本章昭下行云字

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

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

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

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權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

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索隱曰權音角。獨言權謂酷權也。會音僧。古外反。謂為賈人專權買賣之賈。僧以取利。若今之知市矣。入多於國經租

稅。索隱曰經常也。謂王家入多於國家常納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為姬。甚愛之。彭祖不好

權柯本注

治宮室襪祥。服虔曰求福也。○索隱曰按埤蒼云

楚信鬼神越好為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

從走卒行徼。索隱曰上下孟反下工弔反徼是郊外路謂巡徼而伺察境界邯鄲

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

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

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十

四年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好內。正義曰樂有五教反有子

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為王專

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

按漢書中山靖王聞樂對甚可誦

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

臣立四十二年卒。索隱曰漢書建元三年濟川中山王等來朝聞樂而泣天子問

其故對以大臣內讒肺腑日踈其言甚雄壯詞子切而理文天子加親親之好可謂漢之英藩矣

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為中山王。索隱曰漢書昆侈謚

康王子項王輔嗣至孫國除也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

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索隱曰姚氏按釋名云天

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目的的為識令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以為脫桂裳免簪笄

施玄的結羽釵的即釋名所云也說文云姪而飾女汗也漢律云見姪變不得侍祠姪音半

故初王作政四庫考證云桂訊桂令改

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鮒音拘立為長沙王。服虔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為王。索隱曰漢書齊謚繆王謚法傷人蔽賢曰繆齊有

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索隱曰漢書告中尉秦彭祖子去嗣坐暴虐勃亂國除也。正義曰所忠姓名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

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

鍍矢戰守備。應劭曰樓車所以窺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索隱曰左傳云登樓車以窺宋人謂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李巡註爾雅金矢以金為箭鏃鍍字林音子木反候淮南

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淳曰窮治其辭出此事寄於上最親。徐廣曰其母武帝母妹。正義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

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為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為哀王子慶為王徐廣曰他本亦作慶字准一本作建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舜

茅坤曰為長子枕發露案

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

愛姬生長男枕蘇林曰音奪○索隱曰鄒氏音之悅反蘇林音奪許慎說解字林云

他活反枕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修生為長子發露案

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王后希得

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姬媚

不常侍病索隱曰媚音亡報反鄒氏作媚郭璞註

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

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枕為人

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

四庫考證云鄒氏作媚刊本媚說媚據毛本改

脩中後初王

媚中後說媚

與長子^{又誤}稅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又誤}稅。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服

舍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索隱曰按是張騫}驗王后。

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

捕勃太急。使人致擊筭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

請誅憲王后。修及王勃上以修素無行使稅陷之

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徙王勃

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

月餘。天子為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為

泗水王。正義曰泗水海州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

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王憲王子為泗水

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

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

封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

陳仁子曰景帝之待五王奪之權者乃全之也于是可見漢初之无制矣

孫於今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得自

於中錄本

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

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

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

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石中錄本

何廷贊連寫

索隱述贊曰景十三子五宗親睦栗姬既廢臨

苑中錄說宛

江折軸闕于早薨河間儒服餘好宮苑端事馳

逐江都有才中山視福長沙地小膠東造鏃

仁賢者代悖亂者族兒姁四王分封為六

柯維騏曰按太史公自序於梁王云七國

叛逆惟梁為捍於五宗云五宗既王親屬

洽和他如楚元王云為漢宗藩荆燕云為

漢藩輔齊悼惠王云實鎮東土此諸王有

功於漢不論親疎不論享國修短俱得名

世家乃若吳王淮南衡山之屬既無藩輔

之功而其子孫又首倡叛逆或犯姦惡自

取滅亡故降為列傳不得與諸王比也蕭

曹平勃張良列之世家而彭韓黥樊諸人

只列為傳意亦如此乃若陳涉亦名世家

天下亡秦由涉首事其功足多也班彪譏

其進黜失經而固纂父書通列為傳失之

矣

五宗世家。史記卷九

五宗世家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九 終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卷之六十

大司馬臣去病 索隱曰：姓霍。昧歿再拜上疏皇帝陛下。

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

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

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

犬馬心，昧歿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

位。 索隱曰：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可以封諸侯，立大官是也。唯陛下幸察。臣去

董份曰：三王之封，詔制奏請皆爾雅，深婉上下，皆得體矣。故大史公特稱其文詞爛然不虛哉。楊慎曰：三王世家具載疏奏制冊天子恭讓群臣守又文詞爛然可觀，又見漢廷奏覆頒下施行之式。

余有丁曰按此即今題覆之例意古未有故太史公因錄之以存一体不厭其繁也

病昧歿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索隱曰奏狀有尚書左右丞非其名也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索隱曰非青翟也御史大夫臣湯索隱曰張湯太常臣充索隱曰日趙索隱曰大行令臣息索隱曰李息太子少傅臣安索隱曰任安也行宗正事昧歿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

茅坤曰按此即今都官會議之制

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歿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正義曰公孫賀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懂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歿請立皇子臣閔徐廣曰一作關臣曰臣胥為諸侯王昧歿請

按此始設封諸侯王

疆中統作強

汪校作以君

按列侯臣頭受齊以下增入

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索隱曰：傳曰天生蒸民，立君以司牧之，是言生人為立君長司牧之耳。非天為君而生人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疆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徐廣曰：一作敦也。索隱曰：謂皇子等並未習教義也。皇子未習教義而疆使為諸侯王君，以連城之人則大臣何有所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

傳殿本毛本

之汪校則

四庫考證云刊本地訛施據明監本改

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鄼。索隱曰：蕭何初封沛之鄼，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鄼，音嗟也。褒厲羣臣，平津侯等。索隱曰：公孫弘之封平津侯也。平津，高成之鄉名。正義曰：公孫弘所封平津鄉在滄州鹽山南四十二里也。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索隱曰：武帝廣推恩之詔

一國王本

郭玄

余有丁曰按諸侯
王稱國列侯稱家
故曰家皇子為列
侯即上所謂列侯
家之也

茅坤曰前疏在三
月乙亥下尚書丞
及臣下兩說而漢
天子再難之並書
日三月丙子可見
當時君臣之間批
卷甚速不似近代
累旬而後報也

揚慎曰高山仰之
景行嚮之引詩文
小異或所見異辭
大抵漢人引經不
泥如此

白牡
殿中統王本柯本同說
性評林別本說北

按此又增入臣
慶
茅坤曰復申叙建
議与制所云亦即
今覆奏体

董份曰言康叔伯
禽幼未成人見三
王當封言康叔伯
禽後有勳伐見封
之得宜

分王諸侯王子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索隱

曰謂諸侯侯王子已為列侯而今又列位失序不可

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闕索隱曰齊王臣旦索隱

曰燕王也漢書臣胥索隱曰廣為諸侯王三月丙

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

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公羊

魯祭周公用駢剛何休曰白牲殷牲也駢剛赤脊周牲也羣公不毛何

曰不毛不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

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

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歿言臣青翟等

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歿奏

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

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

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

甚慕焉所以仰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

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

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

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

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

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鄭玄曰春秋

史記卷六十一 三十三家

之殿本

之殿本

之殿本

之殿本

之殿本

之殿本

之殿本

之殿本

之殿本

之殿本

之殿本

之殿本

之殿本

之殿本

之殿本

之殿本

之殿本

之殿本

之殿本

之殿本

之殿本

而家皇子為列侯
曰時諸王稱國列侯稱家也
故云家王子為尊卑失序
殿本主本諸侯王下有此
上字柯王本皆無吳子按
校柯本云元板有向家皇
子為列侯正文并索隱
殿本有正文殿本隱奉言
據中統本及吳校元補按
單刻索隱奉亦有之文亦
異
太傅 吳校元板及中統
本作少傅

孰中統本

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皆因時而序尊卑高
 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
 皇帝撥亂世反諸正索隱曰春秋公羊傳文昭至德定海內
 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索隱曰謂王與列侯也皇子或在繼祿
 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陛
 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
 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疆暴極臨北海正義曰匈奴傳云霍去病伐匈奴北臨翰海西湊月氏正義曰湊音臻氏音支至月氏月氏西戎國名在葱嶺之西也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
 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綬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
 之行伍也毛傳曰夏后氏曰鈎車先正開禁倉以
 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
 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
 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索隱曰謂立膠東王
 子慶為六安王常山王子平臣青翟臣湯等竊伏
 為真定王商為泗水王是也
 熟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
 立臣閔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
 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
 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
 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

顯中統本
強殿中統本

鄉中統作鄉

癸中統本

按此增入臣壽成二十七人

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徐廣曰蕭何之皆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索隱曰謂地為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為蓋謂地為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

閔 柯本說閔

某坤曰讀此篇漢之君臣建大議與諸臣所為疏請式例如登

董份曰可與周書諸命同為古雅

鳴呼戲音稀 陳仁子曰書稱誥命所以可傳万世者雖以其詞亦以其人武帝子凡五

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閔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徐廣曰一云元狩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中後脫字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閔為齊王。曰於戲。小子閔。索隱曰此封齊王策文也。按武帝策此三王皆自手

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

憊 殿本作憊 毛本作憊

齊王燕王廣陵王
三子同日受封今
讀其策命詞語申
以風土之宜教以
輔佐之義語言溫
厚直有成周訓誥
風度班史謂号令
文章繁然可觀者
此其尤也惜三子
或天或自殺竟无
伯禽康叔之業三
復策書吾重為三
子愧

方色土與之直以白茅歸以立社。索隱曰蔡邕
獨斷云皇子封為王受天子太社之土若封東方
諸侯則割青土藉以白茅授之以立社。朕承祖考維
社謂之茅土齊在東方故云青社。朕承祖考維
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
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
不圖。俾君子怠。索隱曰謂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心。悉爾心。允
教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憊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
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
無後 絕 立八年

右齊王策

中較本右王策皆預格下同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曰

為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

古索隱曰褚先生解云維者度也稽者當也言當順古道也魏高貴鄉公云稽同也古天也謂堯

能同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葷粥

氏虐老獸心索隱曰按匈奴傳其國貴壯賤老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也是虐老也

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索隱曰萌一作毗常昭云毗民也二蒼云邊人

也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

十有二君皆來張晏曰時所獲降旗奔師如淳曰偃其旗

鼓而來降索隱曰漢書君作師期作旗而服虔云以三十二軍中之將下旗去之也如淳云卽昆

邪王偃旗鼓降時也若如此意則三十二軍葷粥

徙域張晏曰匈奴北州以綏臣瓚曰悉爾心母作怨

索隱降旗作降期並列
正文出降期各師四字
鼓中註本下同

君中說作軍

侃德索隱作菲德

非吳校改匪

毋侃德

徐廣曰侃一作菲。索隱曰蘇林云菲廢也。本亦作侃。侃敗也。孔文祥云菲薄也。漢書作菲。○正義曰侃音符味反。

毋乃廢備

索隱曰褚先生解云言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

非教士不得從徵

張晏曰士不素習不應召。○索隱曰帝昭云士非素教習不得從軍徵發。故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正謂於此也。褚先生解云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

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徐廣曰立三十年自殺國除。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

為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

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

曰大江之南

正義曰謂京口南至荊州以南也。

五湖之間

索隱曰五湖者

楊殿本之本作揚疆殿本作疆注文作壇壇作壇

競殿本

具區洮滬彭蠡青草洞庭或其人輕心揚州保疆

曰太湖五百里故曰五湖也。

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

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

應劭曰無

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張晏曰侗音同。索隱曰

褚先生解云無好佚樂馳騁弋獵鄒氏宵音謏謏

或作佞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

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徐廣曰立六十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

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

殿本作疆中統本作壇

菲中統作非

中統本朕字無字格

佚吳校較

勢殿本作執中後毛本

何王本述贊連寫

中統何王本褚先生以下皆頂格

求其世家不可得也序亦云三子之王文詞可規可知獨載其文辭也

茅坤曰類今入跋

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疆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索隱述贊曰三王封世舊史爛然褚氏後補冊書存焉去病建議青翟上宣天子冲挹志在急賢太常具禮請立齊燕閔國負海曰社惟玄宵人不通葷粥遠邊明哉監戒式防厥愆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

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為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為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為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

茅坤曰通篇策文式

史記卷六十一 三王世家

九

閔。閔且立為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歿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

璧一。賜夫人為齊王太后。子閔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歿。國絕為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為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為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

果
假本作裏
毛本作
裏
中統本
作裏

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為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王。昭然獨見。誠齊王以慎內。誠燕王以無作怨。無佻德。索隱曰。本亦云作菲德。下云勿使王背德。也。則肥當音扶。味反。亦音匪。誠廣陵王以慎外。

殿中後刊
王七本

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誠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葆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佻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誠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為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

葆殿本保
疆殿本疆

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

四子。一子為朝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陽故城在鄧州穰縣南八十里。

應劭云。在朝水之陽也。一子為平曲侯。正義曰。地理志云。平曲縣屬東海郡。

又云。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里。一子為南利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利故城在

豫州上蔡縣東八十五里。最愛少子弘。立以為高密王。正義曰。括地志云。高密故城在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

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

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

云。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時。

殿中統作云。廣陵王為上有五字。王本作云。五廣陵王為上。復云字有。

法字。按云字。當是五字。仁探。

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

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

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索隱曰。已下。並見荀卿子。白

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

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境埽。北迫匈

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誡之曰。葷粥氏無有孝

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

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

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

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侂德者。勿使上背德。

弘。閣柯王本。作引中統。同。

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索隱曰。案昭帝鉤弋夫人所生武帝崩時年纔七八歲耳。胥旦早封在外。實合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惑於內寵。誅太子而立童孺。能不使胥旦疑怨。

實 評林別本作寔

時 晏校元板作是 又中統本作及

王維禎曰。宗正主屬藉。故办正王以宗系之事。御史主執法。故按訊王發兵之罪。滿意通儒術。故曉發以理使王自知其罪。

亦由權臣輔政。貪立幼主之利。遂得鉤弋子當陽斯實。父德不弘。遂令子道不順。然犬各吠非其主。太中宗正人臣之職。亦當使燕喻之。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索隱曰。宗正官名。必以宗室有德者為之。不知時何人。公戶姓滿意。名為大中大夫。夫是使二人又有侍御史二人皆往使治廣陵也。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

史記卷之十一 三十五家

三

官中統御官

燕王 殿中統本

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
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
家大禮。文章爾雅。索隱曰爾近也雅正也其書曰於正字義訓為近故云爾雅
相承云周公作以教成王又云子夏作之以解詩書謂王曰。古者天子必
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
所以正異族也。索隱曰內云有異姓大夫以正骨肉蓋錯也內合言同姓宗正是也外合言異姓太中大夫是也。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
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
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
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

按此与漢書異

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歿國滅。為天下笑。
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
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
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
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
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脩法
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
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
子。免為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滌中。徐廣曰滌謂
者漸米汁也音先糾反○索隱曰白芷香草也音止又音昌改反漸漬也修如禮修浹之滌謂

滌中統柯王
注同

洗也音思酒反。○正義曰：言雖香草以米汁漬之，無復香氣。君子不欲附近庶人，不服者為漸。漬然也。以旦謀叛，君子庶人皆不附近。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

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

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為安定侯。正義曰：漢表在鉅鹿

郡立燕故太子建為廣陽王。正義曰：括地志云廣陽故城今在幽

州良鄉縣東，北三十七里，以奉燕王祭祀。

黃震曰：太史公備述羣臣奏辭，皇帝恭讓始終，啓復之辭，以及三王封策之辭，爛然可觀也。而不載其行事，褚先生條釋其後，謂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早夭，謂廣陵王果作威福，謀反自殺，謂燕王謀為叛逆，亦自殺，皆如其策。指云：愚按齊王策曰：兄執其中，天祿永終，永終者堯戒舜之反辭云。四海困窮，則天絕其祿，不執中

者也。今乃用為期望之辭，屬之執中之

下，誤矣。豈亦王早夭，國絕之先兆耶？

柯維騏曰：太史公書原缺三王世家，獨其贊語尚存。故褚先生取廷臣之議及封策

書補之。其書諄諄以保國艾民為戒，庶幾古人命戒之詞。然亦稱世家厥後，燕王旦

廣陵王胥怨望不立一謀，逆一詛，阻身歿國除，有負訓詞。太史公若在，則當降而為傳，不得與諸王並也。事詳漢書武帝五子傳。

史記卷之六十七

史記卷之六十七

史記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終



